儀禮恒解

四川總督臣

奏爲故紳學行可風懇

恩宣付史館立傳以勵儒修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據四川在籍紳士翰林院編修伍肇齡胡峻庶吉士顏楷等呈稱已故國子監典簿劉沅四川雙流縣人生秉異姿幼承禮訓蜚聲黌序早登拔萃之科振藻藝林旋列賢書之薦道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廉退本於性成孝行孚於鄉里栽成後進親炙者數千人著作等身手訂者百餘卷優游沐德純固葆眞念懿行之宜彰懼遺書之就失謹呈該故紳所著易書詩三禮春秋恆解暨四書恆解孝經直解古本大學質言史存等書共十一部計一百四十三

卷並開具事實清摺呈請具
奏前來臣覆查該故紳劉沅至性純厚內行篤誠編纂羣經歷
耄年而不倦楷模多士育英俊以成材尤足標示夫儒風宜荷
褒揚之令典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將已故國子監典簿劉沅遺書事實
宣付史館立傳以勵潛修出自
鴻施逾格除將該故紳遺書事實清冊咨送
國史館查核外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奏

硃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

中書科中書臣劉楨文敬刊

國史館本傳

劉沅字止唐四川雙流人乾隆五十七年由拔貢中式舉人道光六年選授湖北天門縣知縣安貧樂道不願外任改國子監典簿尋乞假歸遂隱居教授博覽羣書過目不忘人咸服其淹洽兄濯嘉慶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工部主事屢書趣其北上沅曰顯揚之事兄已遂矣犬馬之養願得身任之母向氏遘疾困瘁沅求索醫藥不遠千里齋戒請禱朝夕弗遑母病尋愈其事親敬養兼隆克論於道兄弟之間力行仁讓兄沒撫猶子如己出姪婦孀居無子急為立嗣飲食教誨勞怨不辭宗族鄰里助其婚嫁喪葬者不一而足先是沅幼羸善病父汝欽精易學洞澈性理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天寶天啟聖人以明道化不僅在數術也伏羲主乾南坤北文王主離南坎北卽先天後天所由分且連山首艮歸藏首坤艮止坤藏之義卽大學止至善中庸致中和之學文王之緝熙敬止成王之基命宥密胥不外此沅因仰承庭訓更求存養之功內外交修久而知愚必明柔必强仁者壽大德必壽聖人窮理盡性神通造化非若道流欺世之談也讀左氏傳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稱其言至爲精粹於四子書中極爲發明如以集義爲養氣之原斥修士爲襲取以反身而誠欲仁仁至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長等語爲治心之本殊釋子之頑空又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積中以求和則可寡尤悔以底於純粹而

無欲且能知行合一以身教人故師取者多此理其解經盡除門戶之見不苟異同務求當於經義乃至語氣抑揚之間必悉脗合論史事如湯武放伐其先本自爲一國不過以小事大並非以臣伐君夷齊叩馬不見經傳史記但因采軼詩而記之然謂當取信於六藝則史公固不信此事故引孔子求仁無怨之言以駁之其他所發明多類此又以老子書每多誤解明瞿曇氏亦有人倫謂學者但學孔氏而釋道之真者卽不能出此範圍僞託者不得藉口以爲世害成都南郭外漢昭烈祠墓傾圮沅鳩率修治因撰明良志略闡蜀漢討賊之義以正三國志之誤平日裁成後進循循善誘著弟子籍者前後以千數成進士登賢書者百餘人明經貢士三百

餘人薰沐善良得爲孝子悌弟賢名播鄉閭者指不勝屈咸豐中侯官林鴻年爲雲南布政使至蜀得沅書讀之驚喜求問時沅已死因受業於沅弟子內閣中書劉芬盡購其書去及罷官歸遂以其學轉相傳習閩人稱沅爲川西夫子云所著書有周易恆解六卷詩經恆解六卷書經恆解六卷周官恆解四卷儀禮恆解四卷禮記恆解十卷春秋恆解八卷四書恆解十卷大學古本質言一卷孝經直解一卷史存十六卷槐軒文集四卷詩集二卷約言一卷拾餘四種二卷又有蒙訓豫誠堂家訓保身立命要言下學梯航子問又問俗言等篇皆言顯理微足資啟發咸豐五年卒年八十有八沅先無子六十後連舉八男皆能傳其學長子松雲咸豐二年舉

人沅是科重宴鹿鳴儒者榮之椅文拔貢小京官同治庚午
舉人桂文光緒丁丑進士歷官編修御史梧州府知府棟文
順慶府訓導楨文檍文生員孫咸榮拔貢咸燮舉人咸燿咸
燀俱生員

儀禮恆解序

禮者所以經緯人倫也自天子至於庶人修身齊家之事無弗同則凡正心誠意窮理盡性之學本諸心而措之世者無不一聖王以禮化民皆就其時勢風俗而爲之法使咸歸於中和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非謂一代之興必創制顯庸以新天下之耳目也人性皆善萬古無更而習尙所趨恆多悖戾是以監前代而因革實得乎天理人情之安三代以還刑名功利遞相競勝誠身建極之道所爲由一念而推暨於天下國家者多不講求儀禮諸臣乃援据遺經强相比附若儀禮一書尤墨守之儒所斤斤而研援也然文武周孔之學乃堯舜以來聖人相傳之道亦生民秉彝人人所有之道本之身徵諸

庶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豈必其盡合前人哉而曰考諸三王而不謬蓋因時制宜適合乎天理人情之極而已周官體大思精治世規模略備而其法已不可盡行故孔孟授受門人多以己意爲折衷觀子路爲宰晏朝行事日中而退吾子以爲知禮則聖人苟遇於時所損益可知矣載記之書其言往往不符周制讀者不知其爲孔孟之徒雜記遺言也而反以爲漢儒所葺疑竇叢生惟儀禮則奉爲楷模委曲備會然世代遞降凡宮室衣服飲食及諸事爲皆非昔比矣有如畫餅奚益民生况夫篇中所載半多不情其爲後儒所觸昭然可見而或信以爲聖人之言曷怪昌黎以爲難讀耶愚故註釋而辨正之毋使同人執此以誤將來僭妄之罪良知不免然方今

聖人在上信古而不泥古大一統之規炳然可識矣

道光壬寅小陽月　雙江劉　沅謹識

儀禮恆解卷首

凡例

一道莫大於五倫凡禮皆所以經緯人倫也人倫之正必由誠意正心誠正之功非一日而可幾也則於其蒙養即閑以小學及其成童又敎以大學洒埽進退應對舞勺舞象諸儀皆所以約束其身心而徐引之於大道君上持其綱父師踐其實以之成己即以之成人而禮樂之事服習者久心性之學涵養者純動容周旋可以無不中道矣唐虞三代化成天下蓋莫不由乎此而其法已不盡傳惟周禮一書尚存其槪至於儀文節目之詳則無自而考矣儀禮晚出史記正義七錄云有六十六篇今僅得十七篇旣夕禮有司徹特喪禮祭禮

之下篇實止得十五篇而已鄭康成註之而其書大行歷代諸儒咸有發明朱子尤服膺此書人遂奉為聖經然其繁文縟節均屬周末文勝之習愚於可疑者均已辨於各篇學者但通其大義可取者行之不可取者置之毋斤斤襲陳說以滋惑可也

一道本於天地天地之性人為貴全其性而施暨於天下萬事無不宜所謂仁熟則義精也古今時勢不同萬國九州民生異俗好尚異宜卽宮室衣服飲食亦不能强齊聖人建中和之極因其俗制其宜五倫必正嗜欲必防則必有禮焉以節文之中夏之於六合彈丸耳周公制作中原僅數千里地吳越滇黔閩廣楚蜀今皆樂土而當時悉以外裔視之聽其君

長之自爲治况後世幅隕益廓民生日用悉不可以古例而執此書以爲治其可得乎

一中庸言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祇大槪約言之經禮周官見其大槪其曲禮當時人習而安焉未必區區如印板文字春秋天子無德諸侯變亂孔子獨講明力行之四方來從學禮觀其師弟問答及鄉黨所書固未嘗墨守前人毫無折衷故愚以爲小戴記所載乃孔孟後裔記其緒言後人不達其旨以儀禮爲經戴記爲記遂令聖人因時制宜之意全晦熊氏朋來曰儀禮士冠禮昏禮鄉飲酒射禮燕禮覲禮士虞禮特牲饋食喪禮皆有記愚謂此書之記記其正文所未備戴記所言則發明其義熊氏所言非指戴記也第解者多誤反是此

而非彼愚今悉正之讀者必合兩書細觀之乃知其得失

一前人謂不讀儀禮則無以見古人制作之遺是也而得其大義必當變化其節目此非儒生之事也而前人或彷照古法勒為成書則僭且迂觀程子主司馬之喪用冒而蘇東坡譏之亦可見古禮斷不可行於今記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履之樂之者何事非仁義乎仁者天之性純乎理而仁全當乎宜而義精動容周旋不必斤斤古制自足安人安百姓矣

一李如圭作釋宮朱子因之俾人明於古人宮室之制然後儀禮所言諸禮可以知其所在誠篤論也然四海之內風俗不齊卽南北相較宮室有斷不可通用者四海之外不待言矣

周末文勝爲禮者第講求於度數節目之間故孔子曰禮云
禮云玉帛云乎哉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子大叔亦曰是儀
也非禮也禮者天理之節文無天理而但務節文後進於禮
樂之君子也强天下之宮室如古人必有所難通使人行此
書之儀文尤理勢所必阻愚是以略之焉

一我

朝

聖聖相承制作明備不違古而不泥古

欽定儀禮義疏刊譌擷粹廣大精深一空從前議禮家言而範
圍天下則薄海內外各因其宜窮荒極壤悉戴聲靈未嘗拘
拘於此書實無不共遊於化宇蓋

大聖人建極敷極爲曠古所未有使前人値此必箝口結舌而
歎所見之不廣也

一漢儒彙集遺經校定成書其功不可沒特得聖人之大道者
鮮故循其節末失其本原名物象數之制詳而隨時處中之
道畧自漢以來註儀禮者我
朝四庫全書所收二十二部附錄二部凡有所採者悉存之學
者亦可以得其厓略矣但考禮者將以見諸施行非徒紙上
空言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因時勢準人
情因革損益不違乎中正然後可以成己成人推諸天下今
觀諸儒之說斤斤於儀文節目之間不計可以施行與否徒
來聚訟之誚無補治世之經故不暇一正也識者鑒之

雙江劉　沅識

儀禮恆解卷一

士冠禮

冠加冠也古者不薙髮年二十而始冠責以成人之事前此爲童年言士上通於天子諸侯下該凡民也

筮于廟門筮市例反廟古廟字

古惟適士以上有廟凡庶人卽以奧爲廟以其爲祭五祀處也此廟卽此士以上則于廟也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卽位于門東西面冠如字朝直遙反後朝服同韠音畢

主人將冠者之父玄冠一名委貌以黑繒爲之玄天之色冠加於首至尊故玄也朝服布衣而素裳貴樸也緇深黑色凡染黑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韠蔽膝也以韋爲之素白也朝服敬其事也

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

有司卽筮者無論公私惟其長於禮者亦朝服重其事也

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於門中闑西閾外西面饌士戀反

塾音孰闑魚列反閾音域古文闑爲槷閾爲蹙

筮謂蓍也云筮者以其所用名之席蒲筵也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卦之具用木爲之具俱也饌陳也皆陳之於門外西堂又布席於門中將坐面筮闑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者其門兩旁之木謂之棖棖闑之間謂之中門闑即門限也

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筴初革反韇音獨

筮蓍之器韇所以藏筴抽上韇以露其筴並執韇與筴進而受命於主人問所以筮之意筴本在韇未取出云兼執者合韇與筴而言

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還音旋下同

宰有司主家政者自主人之右少退以贊主人之命云贊命者主人自陳其欲筮之意慶有不違則宰贊之也筮人既得主人之命許諾還就席而坐右還者進受命則由左還則由右也坐西面而啟韇以筮書卦者在左

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眡音視旅古文作臚

卒已也書卦於版以示主人主人受眡仍反諸筮人筮人還轉東面與其屬共占之卒事進而告吉如或不吉又另筮遠日一切禮儀如初

徹筮席宗人告事畢

徹去也斂也宗人有司主禮者或曰如再不吉則又筮乎曰否卜筮不過三另日更筮可也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

戒告也云戒者重冠事必擇其賢者而共成之不敢邀賓客也惟以其賢也而告之邀延之故賓謙讓而辭然以其嘉禮

不可終御也故卒許之禮辭讓也主人拜賓之許賓又答拜主人去而賓拜送之至將冠前三日主人又於已戒衆賓中筮其尤賢者使冠子其禮如求日之儀既得其人矣乃於冠前一日往宿賓宿之爲言速也賓聞主人來知其所服取相稱也不必定朝服出門而拜迎左者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也主人拜其出迎入乃致親求主冠禮之意又宿一賛冠禮者一人亦如之

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擯賓印反

厥明夕冠期前夕也爲期期約兄弟子姓也於廟門者冠在廟也有司主人羣下執事之人兄弟子姓至近先約齊之以免臨事有誤至所戒諸賓亦就近族黨也故即日告之以期此期謂冠之時也前此戒賓已共知其日今又告之以何時始行禮古時比閭族黨易以周知故其禮如此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直音値深式蔭反

夙早也興起也洗承盥洗者棄水之器賈氏曰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金○榮屋翼也賈氏曰即今之搏風云榮者與屋為榮飾言翼者與屋為翅翼堂深者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南北以堂深者洗去堂遠近取於堂上深淺假令堂深二丈洗亦去堂二丈以此為度凡度淺深曰深後並放此敖氏繼公曰水所以盥洗者也洗在東方則水洗者宜西面故水在洗東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

墉牆也所陳之服見下文東領領向東北上便其先取在南者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 纁許云反或作熏 韎音妹韐音閤

鄭康成曰此與君祭之服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冕之次賈氏曰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以三十升麻布衣之上玄下纁前後有旒爵弁之制大同惟無旒而爵色為異又冕者俯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名冕爵弁則前後平其尊次於冕纁淺絳色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四入則朱言纁裳於衣上者以其與冕服之裳同尊之也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純衣與緇帶同色韎韐縕韍也其制似韠以韋為之天子繪山或火或龍章諸侯火而下大夫山

士緇飾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

鄭康成曰此與君視朔之服同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賈氏曰上古以白鹿皮冒覆頭鉤領繞項至黃帝始為冕積猶辟也以素緇為裳辟蹙其要中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

玄端朝服之衣其裳以玄為正若無玄裳許其用黃裳及雜裳以上三服同用緇帶者士惟有一緇帶之帶加冠則以將來成人之貴服而帶則從其分也爵韠緇爵於帶以寓飛翔之意

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

冠如字下同缺如字屬音燭纚所綺反又所買反廣古曠反長直亮反笄音雞紘音宏篋苦協反

缺項者冠後當項處微留一缺以青組纓屬於缺以便固冠也纚方目紗也以緇色之繒韜髮而結之乃加以冠非既冠

而後用纚韜髮也纚廣一幅長六尺取其足以韜髮笄簪也皮弁爵弁各視其冠之廣狹以爲笄也緇組紘緇色之組結以爲紘紘冠卷也繫冠兩旁以爲飾者纁邊紘緇組而其邊則纁色也以上皆同篋而陳之

櫛實于簞、櫛莊乙反簞音丹

櫛以理髮方曰笥圓曰簞

蒲筵二、在南、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甒音武篚方尾反勺上灼反觶支義反柶音四醢音海古文甒作廡

筵席也賈氏曰敷陳曰筵藉地曰席散言之則筵席通故諸敷席在地者多言筵二者一爲冠子即下文筵于東序少北也一爲醴子即下云筵于戶西南面也　御案在南在三服、之南通指篋與簞不專言蒲筵簞在篋南　筵在簞南鄭康成曰側特也無偶曰側服北纁裳北也篚竹器如笭者勺尊升所以䣽酒也爵三升曰觶柶狀如匕以角爲之取其滑也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匴素管反坫丁念反

古文匴爲篹坫爲椽

御案冠弁是主重於他器服故執之而不陳其序在陳器服後者爲執以待事也賈氏公彥曰上文畢冠以表服冠實不陳此專爲冠言之鄭康成曰爵弁制如冕黑色但無繅耳士之皮弁無玉無象邸飾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執之者有司坫在堂角敖氏繼公曰弁冠特別於西方而統於賓蓋以賓專掌冠事使若賓之物然南面西東上及東面則北上矣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阼才故反

鄭康成曰玄端士入廟之服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之序直當也

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袗止引反又至印反又音眞古文袗爲均

敖氏繼公曰袗如袗絺綌之袗衣服之別稱玄玄端畢袗玄謂盡服玄端也洗東於主人爲東南

擯者玄端負東塾

擯者相主人禮故在東堂以俟云負塾者主人直東序擯者近牆而立讓其地與主人行禮也

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紒音髻又音界古文作結

采衣童子之服鄭康成曰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紒結髮敖氏繼公曰童子連裳於衣蓋深衣之制紒

露髮爲紒凶時謂之髽吉時謂之紒內則言未冠者亦用纚此乃紒者爲將冠去之朱子曰房戶宜東南壁東西之中面將冠者在房中當戶而立也

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

贊者贊賓者擯贊者之服皆降主人一等衣冠同而裳異故此別言玄端外門大門

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荅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

蓋贊賓者先入告擯者而擯者告主人出迎之相拜畢又揖賓延之入己先入亦揖贊者尊賓也

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

每曲揖卽下文三揖也曲遇曲之處主人揖而先入門右西面賓入門左贊者皆入門左東面賓主相對一揖又揖賓使登登階又揖至階賓不敢遽升則讓主人辭必讓賓先登賓又辭如是者三卒讓賓先升主人乃升無主人先升之禮也

序端東序頭敖氏曰主人立于序端北當序也賓在西序負序也主人不立於東序者辟子之坐且不參冠處也賓不言升省文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盥古椀反音管古文盥皆作浣

敖氏曰盥者重冠事故將執事而自潔清也盥于洗西者洗西無篚故得辟正賓而盥于此房中南上賓位先筵於東序爲將冠者布席也

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古文櫛爲節

鄭康成曰南面立于房外之西待賓命贊者賓之贊冠者敖氏曰奠猶置也置於筵南端以冠者升降由下也

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

賓揖將冠者即筵贊者爲設櫛與纚云坐設者坐而設櫛與纚也朱子曰古人坐法以膝著地兩蹠向後如今之跪

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

賓降將就盥主人不敢安位亦降賓辭其敬己而主人以己煩辱賓意對但其辭未傳耳賓盥卒壹揖壹讓而升主人復初位賓不然者爲將行冠事也

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冠如字

纚本無不正賓坐正之以示敬也降階一等以受冠亦示敬也執冠者東面授之冠緇布冠也

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

項胡港反祝至宥反下同

冠後爲項前冠之前進容進而爲容鄭康成曰行翔而前鶬也至筵立而祝之祝辭見後祝畢乃坐而冠之賓復西序東面之位贊者設缺項結纓以終其事卒終也

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

賓揖之進房服玄端爵韠而出示衆賓以容體以上始加也

賓揖之卽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

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

賈氏公彥曰冠者坐訖當脫去緇布冠乃更櫛也笄有二一首紒乃安髮之笄一是冕弁固冠之笄此未冠而設笄明是安髮笄也緇布冠亦宜有之彼不言者恐與上兩弁之笄相亂又此言設笄彼言設纚可互見矣其皮弁固冠之笄則賓加弁時自設之可知卒紘終其繫紘之事其繫紘也先繫一端於笄之左端繞頤下而上復繫一端於笄之右端所以固弁

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

賈氏公彥曰興冠者加皮弁訖起而賓揖之也不言緇帶可知也加緇布冠時亦有容至此盛乃言之　御案始加云進容乃祝言賓之自正其容示冠者以觀法也再加云容見冠者知秉其幼志自徵威儀矣以上再加

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

鄭氏康成曰降三等下至地他謂卒紘容出敖氏繼公曰受爵弁降三等者以其最尊故就而受之不言純衣省文也

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 冠如字

賈氏公彥曰冠郎纚布冠緇賓贊者及主人之贊者爲之以上三加三加既畢緇皮弁冠櫛等及筵惟爵弁著之以受醴至見母兄弟姊姊訖乃易服也

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古文葉爲擖

戶西戶牖間客位贊者設筵於此以醴冠者尊之如客且辟主人也洗盥而洗爵側與特通贊者一人酌醴無人佐之也柶醴七也若今匙然葉即匙頭用時仰之贊者設之而非自用故覆之以授也葉向外故云面

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枋彼命反今文枋爲柄

賓揖冠者使就筵冠者立於筵西南面贊者以醴授賓賓受之於戶東加以柶面柄冠者立於筵前北面使冠者即席而受

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

冠者筵西南面拜受觶賓東面答拜之醴用觶貴其質也薦進也贊者於時並進脯醢

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捷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冠者奠觶于薦東啐七內反捷初洽反又作鍤又作扱又作建古文啐爲呼

祭祭先代爲此食者示不忘本也以柶祭者以柶扱醴一再而三啐嘗也捷柶嘗醴後以柶揷於觶中醴間坐於筵末謙也降筵坐而奠觶拜謝賓之醴已也執觶興賓答拜冠者自奠觶於薦東薦東席前空處奠置也敖氏繼公曰不卒爵而奠觶者此禮不主於飲也於薦東者堂上自奠其觶之節邊豆云薦者上經云薦脯醢故因其事而名之後皆放此以上

醴冠者

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見賢徧反下同

取脯以見母者明其冠而受醴所以特見母之故也東壁房外之北堂冠禮房中陳服贄者有事焉母不可以位於房者出居東壁子就適此見之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受受醴也父母之尊一也但禮母統於父冠禮由父命而必藉賓以成之今冠禮旣成母幸其子之成人而又重賓之爲己冠子也母無面拜賓之禮則受醴如受賓餽故拜受之子拜送醴亦以爲此醴醴固賓之所授也母故又拜朱子曰古人坐即是跪低手祗肅便是肅拜則此母之拜俯手而已以上見于母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

賓降直西序南當於階初位阼階中直東序之位

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

西階東西階下之東也賓字之當有勸勉之言故冠者謙詞以對其詞不著蓋勉以成人之義任人爲之無成說也以上冠加字

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

賓冠事畢而出廟門外主人送出請醴賓以謝其勤勞禮辭禮讓而辭也次在門外更衣處以帷幕簟席爲之

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入

見姑姊如見母姊將此反

兄弟贊者皆先拜以重其既冠而冠者均答拜之言贊者則衆賓可知入入寢門也廟在寢門外言見姑姊則姊亦在其中

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贄見于君遂以贄見于鄉大夫鄉先生冠如字贄亦作摯音至

易服不服朝服以其未仕也賈氏公彥曰初冠時服玄端爲緇布冠服以緇布冠冠而斂之故易玄冠醴玄端也見于君蓋鄉大夫之子弟若庶人則但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而已鄉先生齒德俱尊者此經言既冠見君大夫等之事耳其實見諸人禮當在醴賓之後非一日一時所能畢其禮也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

鄭康成曰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無亞獻者賈氏公彥曰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將酬賓先自飲訖乃酬賓賓奠而不舉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儷音麗力移反古文儷爲離

飲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束帛十端儷比兩皮謝賓之勤勞也贊者凡贊者皆與皆與於飲酬也第所酬有厚薄耳贊冠者爲介言眾贊者中贊冠者之人爲賓之介與凡主人之贊者不同飲酬當視眾贊者加厚也歸賓俎歸諸賓家朱子曰此上正禮已具下文皆禮之變

若不醴則醮用酒醮子召反

敖氏繼公曰醮與醴大意畧同惟用酒而儀文繁爲異冠禮之始惟醴而已然少近於質故後世聖人又爲此醮禮與之並行言若者文質在人用之

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

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也兩甒一酒尊一元酒尊元酒新水也不用而猶設之者不忘古也禁承尊之器名爲禁者禁酒

酒也加勺加於二尊之上面覆之也元酒本不用亦加勺者不以無用待之枋南者爲酌者北面執之便也洗承水器貝

氏公彥曰用醴之時醴尊在房故洗亦在房今醮用酒與常飲酒同故洗亦在庭篚陳於洗西南順北爲上也按設洗當

在設尊之前上文言醮用酒即順文勢而言尊此言洗有篚不言設正以設洗在尊之前也

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

賓答拜，如初，

賈氏公彥曰前三加訖乃一醴於客位用脯醢此始加訖即醮於客位用脯醢前用醴時醴在房贊者酌授賓賓不親酌

此則賓親洗爵酌酒故有升降也如初如初醴時之儀

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

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

賈氏公彥曰此雖用酒其行事與醴同惟彼出房立待賓命此醮訖立於席西待命爲異朱子曰此正醮禮也下兩醮及

後章三醮凡言如初者皆謂如此禮

徹薦爵筵尊不徹後加薦爵當更設故徹初加之薦與爵所以新後醮之禮也惟筵尊則三加仍之

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攝書揖反今文攝爲聶攝整也更整頓之朱子曰如初如前一章之儀下條放此其他皆如初言惟攝酒異於始醮其他皆如之也

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折之設反嚌才計反鄭康成曰乾肉牲體之脯也折其體以爲俎賈氏公彥曰前二醮有脯醢此更加乾肉折俎嚌至齒嘗之而已

北面取脯見于母賈氏公彥曰下文若殺卒醮取籩脯以降此亦取籩脯見母亦適東壁母俠拜同敖氏繼公曰若此者見其與醴同也下放此以上醮禮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殺如字扃居營反鼏迷覓反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

賈氏公彥曰上醮子用乾肉不殺牲此下言殺牲故云若也特豚一豚也煮於鑊而熟之升之於鼎以俎盛之則曰載載合升者載與升皆合左右胖也離割也割肺而實於鼎以祭扃鼎扛鼏鼎覆也

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蠃力禾反今文蠃為蝸）

始醮與前章始醮同無所加再醮加一豆一籩為有殺牲故盛其餘也豆盛葵菹與蠃醢籩盛栗與脯攝酒三醮於籩豆之外又加豚俎朱子曰初謂上章之三醮也嚌至齒嘗之

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

取脯以見母與前同籩脯在籩者也不取所祭者不敢褻神之餘也以上殺牲　御案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

父伯父叔父兄親兄或宗兄此第言戒宿而戒賓筮賓一切禮儀皆父兄主之可知矣下文特舉其異於父子者一二端

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紒吉）

髻又言界古文紒為結今文禮為髻

惟冠之日將冠者紒而迎賓不采衣不在房中南面異於父在也非謂迎賓廟門之外其拜與揖讓盡賓揖之而將冠者以父不在不敢受全禮故也立於序端以待賓為之加冠冠主冠者之親父也皆如冠主言惟紒迎賓一節為異其他三加等禮賓皆如冠主之在行之以有父兄為主人也禮即醴也醴於阼階以父不在既冠即為主可以當阼也

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

凡拜謂既冠之後即為主人故北面于阼階上與父在異非謂未冠以前之拜也

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

又言若醮而殺牲惟舉鼎陳于門外與父在異直東塾北面當其南也按敖氏繼公謂將冠子自為主人父兄但戒宿然無成人冠服而代父行禮一切加冠受醴等儀皆為不順且無乃此冠禮為虛文乎故不從之以上孤子冠之變禮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

若庶子之冠則三加三醮皆與適子同惟冠在房外為異鄭康成曰房外謂尊東也不與阼階非代也不醮於客位成而

不尊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

母不在被出及已嫁之母冠畢當取脯見母不幸而母有故不在則冠者使人受脯於西階下若母之在者然以示不忘母之意也若已沒則不云不在若疾病子亦可見之若歸寧則未有乘母不在而行冠事者也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古文某爲謀

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病爲秉共音恭重直用反下同

賈氏公彥曰此下總見戒宿祝辭醴字之辭上某主人名下某子之名布指緇布冠三加而獨舉布言取其賤者謙言之言敎之謂敎之以禮病辱也此戒賓之辭

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涖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涖音戾今文無對字

涖臨也敖氏繼公曰正賓而下宿之之辭皆同旅以主人之親宿與否別之耳此宿賓之辭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

令吉皆善也元服即冠也元首也以其在首故名幼志童心也成德成人之德順謂漸次以企於成德

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古文眉作麋

令辰亦吉日也以干支言則曰辰申重也威儀為德之隅外敬而內慎斯淑矣眉壽壽者多豪眉秀出胡福猶遐福

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耇音苟

歲之正謂當冠之年咸徧也猶言全加也言兄弟以該眾賓謂觀聽所繫也先言順德次言慎德成德德必念念順理而後能慎慎然後成非舊說順慎通用之謂也以上三加祝辭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醴酒味厚而甘嘉美也嘉薦謂脯醢令善芳香休美也醴以甘酒嘉殽祝其終身之祿意拜受而祭示以敬重此禮期於永慎厥德乃可長受天之休祥以至於壽考也

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亶丁旦反古文亶爲瘅今文格爲嘏

旨美也亶誠也時是也言酒旨而嘉薦得其時始加冠兄弟俱來爾自今以後爲成人當思克孝克友乃可永保其身

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湑思呂反祜音戶

湑清也伊語辭祜福也敖氏曰獨言脯取其協韻耳序謂始加再加之次第

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

福無疆

鄭康成曰楚陳列之貌肴升折俎亦謂豚以上醮辭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假音嘏甫或作父

鄭康成曰昭明也爰於也孔甚也髦俊也攸所也于猶爲也甫丈夫之美稱朱子曰假與嘏同福也愚按言備禮儀而卜令辰乃告爾字其字甚嘉爾當勉爲髦士乃稱其字而孫於福永受保之祝辭自伯某至下仲叔季七字乃記者之辭言伯仲叔季皆同此詞經文言某仲叔季易一字用之惟其所當耳古人生而父母卽名之冠乃爲之字以旣成人則當有所字也其字多爲美號故祝辭云然以上字之之辭

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絇其于反繶音意純章允反下並同

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屨與裳同色此下言三加之屨所以異也舉夏與冬極寒極熱之時用葛用皮其他則不然玄卽黑也絇以絲繩綴於屨頭屈以爲飾屈其中繶縫中紃也純緣也三者皆青色青與黑類博寸廣一寸也　御案此初加

時所用

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魁苦回反柎方烏反

魁蛤粉柎注也以蛤灰塗于上使色白白屨而以緇飾之　御案此皮弁服之屨再加時所用

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

纁淺絳色爵弁尊故色纁而以黑爲飾　御案此三加所用之屨

冬皮屨可也

敖氏繼公曰不言其色與飾同於上可知

不屨繐屨繐音歲

凡布細而疏者爲繐服之輕涼惟喪屨用繐冠嘉禮之重者恐人以其輕涼用之故云然以上言冠禮之屨

記冠義

周之典禮明備凡經禮曲禮蓋皆有方策記之周衰漸以淩遲孔門弟子採綴其要及所聞於孔子者記之大小戴之類

是也二戴亦從秦火之後就其聞見所得者策記之此下所記與冠義與戴記所載詳畧不同又漢儒撮其要者附於篇後以明冠禮之極不必執同異以相疑也

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之冠冠布並如字大音泰齊側皆反緌如隹反

此記用緇布冠之義上古用白布冠齊則緇之無飾故始冠用此以存古緌以纓之餘爲飾也既存古而又緌則失古意故孔子以爲未聞冠即敝之以非時王所尚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適低盆反

此記重適子之義著明也著代明其將代父加尙也加有成尊其有成人之道故以客禮待之一加緇布冠欲其尙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後加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是喻其志益大也君父之前稱名他人稱字是敬其名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

三王共皮弁素積。毋追音牟堆甫或爲父今文爲斧冔虛羽反

此記三代冠之同異鄭康成曰委安也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語聲追猶堆也夏后氏以其形名之賈氏曰三冠皆三代朝服之冠道猶制也鄭康成曰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收言所以收斂髮共皮弁素積以其質素故三代同之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冠皆用士禮以二十而冠五十後爵故無大夫冠禮天子之元子亦士也諸侯可知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爲末冠而父沒者造之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殺所戒反謚神至反

上文言公侯之有冠禮自夏末始則自夏以後固有公侯冠禮而天子不待言矣此下推明古者無大夫以上冠禮之意言天子之元子當其父在齒於士而入大學教以爲人子弟之禮所以抑其驕氣而長其敬德使知貴必由德德必漸次而成無生而貴者也若諸侯繼世而立爲其象賢也若二十未必卽賢故用士禮冠之大夫則官矣然國家以官爵人必以德爲等殺若二十則德未必崇故亦以士禮冠之然則自天子至大夫惟用士禮固有深意於諡亦然死而有諡亦今世之法古則生無爵死無諡蓋爵必以德無爵則無德矣何以諡爲

附解聖人治世之法歷唐虞三代而大備然大經大法萬世不易而因革損益隨時制宜有不可盡拘先王之禮者矣若冠禮三代以下已病其難行蓋周家中原止今北五省地其民村堡族居比閭族黨之法平日聯其志氣而養其成德者至詳故戒賓宿賓著代等事行之至爲便順後世幅隕旣廣民多散居卽宮室宗廟亦不能如古制又無論黨庠術序由士

而大夫而公卿之法矣則冠禮必不可行特父兄師長幼訓以循謹長率以中正其義已得而必斤斤於此篇欲彷爲之毋乃生今而反古迂滯而不通乎第存其義以示學者使知古人重成人若此固不可謂爲非要朱子作釋宮一篇不敢存之正以其不可行於今耳至篇末論大夫以上無冠禮前人紛紛異議均未達本文之意今亦正之

儀禮惬解卷一終

儀禮恆解卷二

士昏禮　　　　雙江劉　沅輯註

昏禮下達

人倫之道始於夫婦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下又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昏禮自天子下達皆用六禮雖其間儀文或因貴賤有殊而總不外六禮也云昏者夫婦之道成於昏也

納采用鴈

納采擇氏已先通二姓之好女家已許諾乃使人納鴈以信其事摯有六昏禮無貴賤皆鴈者鴈不亂羣不再偶也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主人女父稱父則尊而主昏者也昏禮於廟以重其事戶西客位筵爲神布神於客位如臨之也西上右几異於生人之位

使者玄端至擯者出請事入告

使者夫家之使玄端朝服士以下通得服之擯者主人之擯而賓之有介可知矣出請事謙恐失禮而請問所爲有事乃入告於主人

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

賈氏公彥曰大夫士惟有寢門大門而已廟在寢門外之東下有至於廟門則此是大門主人再拜拜使者之主命也使者不敢以主人自居故不答拜

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

揖入三揖讓俱見士冠禮故茲不重出

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

以賓升主人先升而賓從之也阿室戶棟間鄭康成曰入堂深示親親也

授于楹間南面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

李氏如圭曰楹柱也楹間堂東西之中也授授鴈南面請主人也授者北面受者南面出出廟門老室老賈氏公彥曰授鴈訖賓降自西階出門主人降自阼階授老鴈於階立待後事以上納采

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

出請請所有事問名問女之名也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之賓乃入授鴈如上納采之禮鄭康成曰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賓禮辭許

敖氏繼公曰醴與醴子之醴同事畢而醴使者致殷勤也賓禮讓而辭擯致主意賓許之待於次

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甒亡甫反

鄭康成曰徹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側尊亦言無玄酒側尊于房中亦有篚有籩豆如冠禮之設

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

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校胡孝反辟音避校下巧切音饞

賈氏公彥曰如初升者如納采時三揖三讓也主人再拜者拜賓至此堂也鄭康成曰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之也校几足辟遂逓主人執几足授賓謙遜而以几設於坐左之若爲主人設者然於西階上答拜主人之敬蓋此几主人尊賓故設之使賓可隱而賓實未嘗隱几則几特備而不用故授几者主敬賓左之者賓敬主也

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柶音四古文葉作擖

鄭康成曰贊者亦洗酌加角柶覆之如冠禮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柶六寸七也以角爲之所以扱醴

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枋彼命反柄同

面枋便賓之酌也敖氏繼公曰西北面以賓在西階上不可背之賓拜於西階上復位俟既薦乃升席於賓之拜也主人少退主人拜送賓亦如之

贊者薦脯醢賓卽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

鄭康成曰卽就也左執觶則祭以右手也凡祭於脯醢之豆間啐嘗也嘗之者成主人意建猶扱也興起也奠停也

賓卽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

薦左籩豆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徹　御案薦脯五挺橫祭於其上云取者取其邊內之一而已此非所祭者若特牲少牢俱云賓取祭以降則所祭者也

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人謂從者門大門也以上問名醴賓卽問名之禮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

鄭康成曰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於是定敖氏繼公曰如納采禮兼醴賓而言下禮放此愚按自納采以下所謂賓者不止主人之使蓋媒妁也男女無媒不相見而此篇無一言及媒妁先儒因之殆非也此節言納吉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纁許云反儷音力移反今文纁作熏

程子曰徵證也成也用皮帛以證成男女之禮用玄纁者象陰陽備玄纁各五端爲束帛每端二丈儷兩也皮鹿皮古者昏以儷皮爲禮無玄纁用皮存古意也周官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備禮不尚財也王氏通曰昏娶而論財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此言納徵

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

男家卜得吉日使使往女家請期謙示不敢專也主人女家辭以吉期必由男家也賓許主人之辭乃告期其禮如納徵凡揖讓升降及禮賓送迎之事皆如之此言請期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蹏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鼏去起呂反

肫音純髀筆倚反扃居營反鼏迷異反古文純爲鈞髀爲脾今文扃作鉉鼏皆作密

期娶妻之日初昏日方入時先陳壻與婦合巹之鼎鄭康成曰三鼎升豚魚腊寢壻之室也北面鄉內也特一也合升合

左右胖升於鼎去蹄蹏甲不用也舉肺脊者食時所先舉也肺者氣之主周人尚焉脊者體之正未食先祭肺食時則祭脊舉肺與脊貴之故先飯則舉之每飯則嚌之祭肺刖切肺以爲祭凡食而有牲俎者皆有祭肺此之肺脊皆二夫婦各一也魚十有四亦各七腊兔腊也肫作純全也凡腊用全髀不升以其近竅賤之飪熟也扃所以扛鼎鼏覆之

設洗于阼階東南、

鄭康成曰洗所以承盥洗之器棄水者

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饌助梚反醯呼西反敦音對下並同

醯醬以醯和醬菹醢醲菹加醢敦槃類二者夫婦各一四者夫婦各二也巾以禦塵兼巾六豆而共一巾蓋之使其溫也

大羹湇在爨、大音泰湇音泣今文湇皆作汁

湇煮肉汁也不加五味爲大羹在爨取其熱也

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絺冪、加勺、皆南枋、冪迷繹反今文枋作

柄

鄭康成曰墉牆也禁所以庪甒者玄酒不忘古也綌粗葛冪覆也　御案此尊爲夫婦之酳而設所謂內尊也禁以承尊有足者也士用之大夫用之則無足天子諸侯則廢禁亦無足南枋者取其便於酌

尊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巹音謹

御案巹爵與外尊並列者爲贊位在外將酌以酳壻婦故設之於外爲便也巹破匏而爲爲飲器合之而實于篚及酳壻婦則各一既飲又可以合象夫婦也鄭康成曰四爵兩巹凡六爲夫婦各三酳以上陳器饌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

袘逸戲反又音移從才用反下同二乘繩證反

主人壻也敖氏繼公曰此禮據壻家而言故以壻爲主人爵弁者以親迎當用上服也袘緣也纁裳則必緇衣而不言者舉袘以見與衣帶同色也衣緇裳纁各爲其色而以緇緣袘象男下於女故故以衣帶上體同色之物下緣於裳也畢皆也從者乘二車皆玄端墨車漆車也本大夫所乘今士乘之隆其禮也執燭前馬居馬前照道也

婦車亦如之有裧 裧昌占反同襜

賈氏公彥曰亦如之亦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也裧以蔽車以布為之在上曰裧在下曰帷裳愚按此第言士之禮大夫以上其禮以漸而盛可知矣

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鄭康成曰門外婦家大門之外主人女父也賈氏公彥曰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女父先於廟設神席乃迎壻也 御案白虎通云遣女於禰廟重先祖之遺體不敢自專故告禰也但設坐依神而臨其禮即是告非別有奠酒薦幣之儀也壻家來迎並無筵於廟之文蓋納吉請期兩番命卜於廟門則耆戒以告鬼神之義已備故親迎不必更行告廟之儀也

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 袡如占反

鄭康成曰次首飾也愚按周官追師掌為副編次此第言次則以次該首飾之全也純衣絲衣玄色袡亦緣也婦人之德貴純一衣不殊裳此時惟以纁緣其衣盛其禮且象陰氣上交於陽也

姆纚笄宵衣在其右 姆莫候反音茂又音母 纚所綺反又山買反

姆如今乳母蓋貧寡而有德行者在女之右詔以婦禮也纚韜髮笄若今時簪也宵綃同玄綃衣也

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穎黼在其後穎苦迥反黼音甫

女從者媵之流畢皆也袗單也皆著單玄衣穎讀如褧禪也白與黑謂之黼以黼爲禪衣而被於玄衣之上尙飾也

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

敖氏繼公曰亦擯者出請入告乃出迎之此時賓爵弁服而主人玄端不嫌於服異者主人不正與賓爲禮特拜而迎之入廟耳拜之者迎賓之禮賓壻也

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

敖氏繼公曰賓於外門外卽執鴈別於幣也凡幣爲禮者至廟門乃執之北面奠鴈以女在房也再拜稽首禮之重者重昏禮之始也降出謂出外門俟婦車亦在大門外主不降送以壻與女相爲禮也

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壻息詣反

鄭康成曰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曲禮曰僕人之禮必授人綏敖氏繼公曰曲禮云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壻非降等也故姆辭不受於姆之辭壻乃舍綏既則女自取之以升 御案前稱女今稱婦此時女已從男則成爲婦故遂以婦稱之

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今文景作憬

婦人不立乘此更安之以几重初昏也景衣名鄭氏曰制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驅行也行車輪三周而後御者乃代壻

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

鄭康成曰壻乘之先者導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之義自此始門外壻家大門外以上親迎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媵異證反奧烏誥反御如字

故入室而主人稱夫媵女之從者御壻家女侍也升自西階御案家者壻之家故至門而壻稱主人入室則夫婦共之不敢當阼階意敖氏繼公曰奧室中西墉下少南也夫婦既升而並俟於堂廡既布席乃入也即席立于席上婦立于尊西則尊亦當戶明矣交者皆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也居室之始即行此禮相親相下之義鄭康成曰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此記夫婦入室

贊者、徹尊冪、舉者盥、出除鼏、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北面載、執而俟、

贊者與舉者一人徹尊之冪將食也盥致潔也出出寢門入入寢門也載以俎承之也執執鼎俎以俟時而升蓋贊者也

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

匕者以匕出鼎實者也以匕出物而謂之匕亦因其所用稱之匕者事畢逆退其位

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

李氏如圭曰醬爲饌本故先設之俎豚俎也醬與葅醢俱在豆北豆東在葅醢之東其醬則下文黍在醬也敖氏繼公曰腊當豚俎北端而云特者明不與豚俎爲列亦橫設之

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湆于醬南

敖氏繼公曰黍在豚南稷在魚南湆不言其器在豆可知御案自贊者設醬至此乃夫席也其位在西而東面夫席先設者男帥女女從男也

設對醬于東，葅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湆于醬北，

此下設婦食之禮對醬者對夫席而設醬也賈氏公彥曰葅在醬南其南有醢從北向南陳爲北上也若婿醢在葅北從南向北陳爲南上湆卽上文大羹湆在爨者羹宜熱臨食乃將入

御布對席，贊啓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會如字卻音約古文啓爲開卻爲綌

女御布婦席敖氏繼公曰未設而布婿席已設乃布婦席示尊卑之義也鄭康成曰啓發也會合也謂敦蓋也卻仰也置

合於地而抑之也凡云對者皆謂對夫席敖氏以為不正相對非也婦雖後夫而實敵體記曰共牢而食同尊卑也婦如至以禮禮之不應以斜對為對

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

贊者告饌具壻揖婦使即席揖之而坐與祭同可知同尊卑之義也

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古文黍作稷

爾與邇通近也移之使近便其食也皆食明非虛設也以用也用湆醬和其食也皆祭未食先祭舉將祭將食必先舉之以示敬祭舉而食亦舉也

三飯卒食飯父返反

飯食之也一口為一飯卒已也以上夫婦同食之禮

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荅拜酳婦亦如之皆祭

敖氏繼公曰洗爵洗於庭也酳之言繼也其字從酉既食之而復繼之以酒因以為名取酒食相續之義所以見殷勤也此拜受者皆在席戶內戶內之西也祭謂祭酒凡酳皆坐受爵

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于菹豆， 嚌才計反

鄭康成曰肝炙肝也飲酒宜有肴以安之以肝從隨酒而進也振祭振動之以為祭嚌嘗也嘗之而卽實于菹豆不以食為禮也皆謂夫婦同然也

卒爵，皆拜，贊答拜，受爵，

皆拜拜其飲己也夫婦皆拜贊之勤贊答拜受爵出奠于篚更洗也爵以升

再酳，如初，無從，

如初如初酳禮無從不復從以肝以前已進肝矣

三酳，用巹，亦如之，

三酳用巹三酳皆用巹也亦如之贊洗爵酌酳授夫婦拜答拜等禮皆同也敖氏謂三酳後乃用巹則經文當直云用

卺而不必云三酳矣

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

贊既酌壻與婦則壻與婦當酌贊者而贊者賤且此禮主於夫婦合卺故不酌贊者而贊者自洗爵酌于戶外之尊既自酌乃入於戶西北面奠爵而拜主人若主人親酌之也夫婦皆答拜贊者拜畢乃坐祭舉爵而飲卒爵復拜夫婦皆答拜三人皆興於是酳婦之禮畢

主人出，婦復位。

敖氏繼公曰主人出爲將說服於房也婦當說服於室故不出惟變位而已

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

鄭康成曰徹室中之饌設於房中爲媵御餕之尊徹而不設於房以有外尊在房也

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說吐活反從同今文說作稅

說服皆謂去禮服也于房于室媵受御受不同以垂別巾所以自潔

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上

凡室西北隅爲奧非祭五祀之奧衽臥席也良良人謂夫也御亦婦席媵布夫席示交接有漸之義

主人入親說婦之纓

鄭康成曰入者從房還入室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爲之賈氏公彥曰纓有二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以纓佩香物爲尊者給小使此幼時纓也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衿纓綦屨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此脫者是敖氏繼公曰主人親說之者明此纓爲己而繫也亦示親之

燭出

鄭康成曰昏禮畢將臥息賈氏曰出出於室

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餕音俊

食餘曰餕酌外尊以酳媵御不敢酌主人之內尊也

媵侍于戶外呼則聞 今文侍作待

侍當作待惟媵待于戶外者婦新來嫌有所徵求使也此當是夫婦未寢之時故媵待於戶外若已寢則亦無所徵求且無終宵待于外之禮也呼則聞釋所以待之意以上昏禮成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 見賢遍反下同

夙早也昏之明日夫婦皆早起婦沐浴以致敬纚笄宵衣事舅姑之常服不盛飾也俟於己寢門外以俟贊者引見於舅姑

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卽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卽席 古文舅皆作咎

質平也舅席在阼階西面姑席在東房戶外南面

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 笲音煩

笲竹器其形如筥衣之以青繒以笲盛棗栗由舅姑寢門而入升自西階進近於席始拜奠棗栗于席

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

撫棗栗以示受也興而答拜敬也婦還至前拜處又拜不敢當舅之答拜也

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腶丁玩反

石經作段同

賈氏公彥曰加薑桂腶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曰脯散文則脩脯通此腶脩婦入門時不執之者蓋別有執之者畧遜於舅也姑舉之以興則不但撫之而已拜姑答拜授人姑授侍御者不言婦還拜省文也以上婦見舅姑

贊醴婦

贊爲舅姑醴婦以示親厚之意且婦必見醴乃成爲婦也敖氏繼公曰是時舅姑皆立於席

席于戶牖閒

鄭康成曰室戶西牖東南面位

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疑魚乙反

鄭康成曰疑正立自定之貌賈氏公彥曰以其禮未至故疑然自定而立以待事敖氏繼公曰亦有篚籩豆在其北惟云

側尊省文

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

面枋以便其受婦東面拜者舅姑在東面之拜也婦又拜者拜贊者之醴己也薦脯醢亦贊者薦之

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

觶支義反啐措善反

鄭康成曰奠於薦東升席奠之人婦氏之人也以上醴婦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饋其位反

婦出授人脯反而行饋禮以明孝養之義以食食人謂之饋

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取七位反

特豚合升而載之二俎一載之舅一載之姑也並南上舅姑之席皆在奧故各以南爲上也其他謂醬涪菹醢取禮取婦時之禮

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酳羊進反今文無成字

贊成者婦侍而贊之以成其祭

席于北墉下

鄭康成曰室中北墻下賈氏公彥曰此席將爲婦餕之位處

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餕舅辭易醬

婦徹舅席設席前設饌而前就北墉之席也如初如前舅席設魚腊等也婦自設席設饌而餕舅之餘舅辭讓若以爲褻者則易其所設之醬以示更新之意

婦餕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

餕舅之餘不贊祭而餕餕姑之餘用贊者婦於舅分疎而於姑較親故獨重其禮也姑酳之者亦加厚之意拜受拜送受爵皆以婦與姑朝夕相親隆其禮以勸也

婦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於是與始飯之錯。七各反放音措古文始為姑

古人嫁女以姪娣從蓋用同姓之女天子諸侯則然大夫以下或不盡然然其從也必無終身為之服役之禮此事孔孟不言左傳及此書有之且隨文詁之婦徹其餘入房媵御餕之而姑酳之蓋客之也或無娣亦必媵先者媵為女家之使必客之也與始飯之錯者御案明媵御餕者止飯黍而無食舉也蓋舅姑之俎皆賸存各一姑所舉者婦餕之矣舅所舉者媵亦不敢褻焉於是媵御止與始飯教黍而交錯餕之亦猶特牲少牢上下餕之分敦黍也祭統言諸侯之餕雖曰以四簋黍則餕以黍為主可知或曰古文作姑姑飯者媵御共餕姑之飯黍而不餕舅飯亦不敢褻之意云錯者謂取姑敦黍分設之以上婦餕舅姑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

飲而用牲體曰饗饗婦答婦之饋也舅洗爵以獻姑洗觶以酬皆拜婦皆答拜奠酬者婦取姑之觶酒而奠之於薦東也不燕者尊卑之分嚴也此禮行於廟明

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饗禮行於戸牖間故降階舅姑先降自西階然後婦降自阼階使婦爲主明代己之義

歸婦俎于婦氏人舅姑饗婦有俎牲婦不食以之歸於婦家明其女見禮於舅姑也以上饗婦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錦古文皆作帛送者有司及其隷子弟之妻妾異邦則不特酬以錦而又贈以錦重其遠也以上禮送者愚按細味此文則古所稱以姪娣從蓋即送者之屬而丈夫亦送焉至婦成禮之後丈夫送者歸而姪娣亦歸其有留者不過所厭之婢僕不然以姪娣從而終身服役遂成怨曠先王制禮不若此之不近人情也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

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廟見舅若舅姑俱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於舅姑之廟奠菜以代祭菜也猶舅姑存時盥饋於室也生時見舅姑舅姑別席異面今亦別席異面象生時不異常祭同也凡祭不別席以有尸也此不立尸無別席生時婦饋舅姑皆東面此則姑席南面者配位也生時見舅姑不用几此有几者神之也姑席無几几主於尊者故惟東面舅位有几也

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扱，初洽反

洗在門外故祝與婦盥而後入執笲菜者在門外授婦異於生時之贄見祝者帥當以婦人爲之皇大也子男子之美稱於婦初來見舅姑故不嫌稱舅之姓也扱地手至地也敖氏繼公曰奠菜於几東席上則是几前猶有餘席還又拜拜反於

初拜時之位復拜也此廟見舅

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

如初禮

降堂取笲菜以入而祝帥以告於姑其奠拜之禮悉如初也

婦出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

婦出廟堂祝先闔牖而後闔戶老家長蓋舅姑生時所任用者故因使醴婦於廟之房中象舅姑生時使贊醴婦於寢之戶牖同也

以上奠菜

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舅姑存自饗送者今已沒故壻象饗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亦有酬幣之等也敖氏繼公曰此禮當在始葬之時因言廟見而及之故其文在此

以上舅姑沒饗送者

記

此下雜記昏禮諸事經所不備者蓋漢儒以所聞實之

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昕音欣禰乃禮反腆他典反

昕黎明也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用昕親迎用昏禰廟父廟也古時非宗子之家不別立祖廟餘但有禰廟祖尊而禰親受昏禮宜於親者故受諸禰廟尋常饋問則謙言物之不厚賓之辱臨昏禮好合故賓不言幣之不厚主人不謝來辱從其質也

贄不用死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鮒音附

贄惟用鴈儷皮必可制爲衣物教婦以誠信之義用鮮貴新也鮒鯽也此魚多旅行取夫婦相附之義殽全鄭康成曰不餒敗不剝傷取夫婦全節無虧之義以上記行事之時及所用之物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

女子十五而許嫁已受納徵禮即笄而醴之如男子冠其禮
主婦女賓行之教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公宮宗室郎
士族之貴者言以該其他祖女所自出之先君由公族而分
支者其先世祖廟未毀則服屬於君爲近則教于公宮引而
親之如家人然祖廟既毀則教
於大宗之家此記笄女及教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

鄭康成曰受鴈於楹間南面還於阼階上對賓以女名賈氏
公彥曰經直云問名如納采之禮納采禮中無主人西面對
事故記之此
記問名之儀

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奉芳
勇反

賈氏公彥曰祭醴謂贊醴賓之時禮成於三始祭醴之初扱
一祭及又扱則分爲兩祭是爲三也經直云降筵北面坐取
脯不言左右手故記之先用右手取得脯乃用左手兼奉之
以降授從者于西階下乃歸執以反命此記祭醴取脯之儀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攝之

涉反下同

敖氏繼公曰攝讀為摺疊也今人屈物而疊之謂之摺執皮攝之者中屈其皮疊而執之內文兼執足攝之之法也文猷毛之文內文者事未至也左首為西上也云隨入者以其並設嫌亦並行也西上統於賓也參分庭一在南者參分庭深而所立之處當其三分之一故二分在北一分在南也此設之位亦當在西方

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見賢遍反

賓既致命納幣者則張皮使文采外見主人受幣其主人執役之士則自門東而來出于執皮者之後自其左而受之遂坐仍攝皮卻退適於東壁不當賓主之前也此記執皮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迎魚敬反下同

御案女將嫁而父醴之猶子將親迎而父醮之也昏姻者人道之始且將發戒命故先加禮敬焉父醴女於房中南面

母薦之醴畢母出房戶之西南面父出而立於阼階上女出於母左而就之東面受戒父乃戒訓之雖女衣笄本正父必復正之以爲議母戒諸西階上戒詞見後不降不降送也女夫而不辭有歸寧之日示不忍去意父母戒而女不諾者重恥也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婦乘几上車二人坐而相對持几重愼之以上記醴女及女升車

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閒加勺

屬音注又音燭

御案酒則先實于尊而置之惟玄酒隨時方酌故記取之玄酒明水況水皆水也古無酒惟用明水後人用酒猶設明水以示不忘古之意寢門先設二酒尊而冪之迎婦入則徹其冪別酌玄酒凡三注於尊中注畢其餘水棄于堂下玄酒之尊加勺於上亦當飲之明非虛設也此記玄酒

笄纚被纚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笄

今文橋爲鎬

笄以竹爲之用緇爲表纁爲裏加于橋橋之制未聞蓋以竹木之屬爲之所以庋笄婦見舅姑必笄加飾焉以致其敬故舅答拜也拜後徹笄賈氏公彥曰經惟云笄不言表裏加飾之事故記之此記笄

婦席薦饌于房饗婦姑薦焉、

醴婦則席薦饌皆于房無俎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

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

設洗以爲婦盥在北堂當室東隅賈氏公彥曰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篚以盛爵爲婦酢姑酬之用婦北面而盥將洗以酢舅也

婦酢舅更爵自薦、

賈氏公彥曰饗婦舅獻姑薦今婦酢舅婦自薦之嫌別人薦故記之敖氏繼公曰凡卑者受尊者獻則不敢酢婦乃酢舅者饗婦則婦如賓也愚按更爵不即以舅獻己之爵還酢舅示別也自薦者以子道行之不敢當賓也

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辟音避

舅將獻婦之時設洗以致敬婦不敢辭舅降洗婦既不從降又不敢安於堂上故辟於房亦不拜洗不辭不拜者不敢用賓主敵體之禮也

凡婦人相饗無降

賈氏公彥曰婦人有事不下堂言凡者見舅姑共饗婦及姑饗婦人送者皆然以上記饗婦及婦人相饗之事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古人井在於行祭行即祭井也婦入三月則成婦矣故始祭井以示主中饋之意若以為助祭則當云與祭不言祭行此記祭行

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 醮子召反

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舅姑亦不親也庶婦見舅姑其禮皆與適同惟舅姑不饋為異此記庶婦不饋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 貺音況

此男家使請納采之詞吾子謂女父某某壻名某有壻父名某也使者名言吾子已惠賜某之室也今某使某請納采

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惷失容反

女家使擯者對辭言女性不敏已又弗能教也然吾子既命之亦不敢辭

致命曰敢納采

使者升堂致命於主人云然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上某使者名下某女父也受命受其納采之禮加諸卜將以女名問卜諱氏謂伯仲之問謙不敢直指之也有命謂問女名也備數謙辭

醴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先人之禮敢固以請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

辭辭賓也言從者謙不敢斥之賓言己既行事矣不敢復瀆主人主人又固請賓乃諾之不得命主人不許其辭也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與音預

有貺謂問名而許之與在言己亦幸與其吉蓋合二姓之好吉凶共之也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

使者致主人之意於擯者言吾子有嘉命既賜之室矣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請納徵於是擯者致使者之命曰請納徵並使者即升堂致命也先典即先人之禮昏禮納徵而後昏姻成故曰重禮

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

對曰某固惟命是聽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

賜命謂以女許申受命謂納采以後重受其命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舊以為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然竊一族之人而分言之於義不安且此言三族不虞大槩言或有喪亡不可行婚禮耳對言唯命是聽謙不敢主期也使者再請然後告之以期須待也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

凡使者歸反而與主人告對之詞皆然以上記五禮之辭

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相息亮反勗許玉反

子將親迎父醮之於寢蓋將娶婦以承宗廟故重而禮之相助也婦助夫者也宗事宗廟之事勗勉若女也先妣祖妣不言姑者承上宗事言之夫為妻綱故勉子以有常即上文所謂帥以敬親迎敬之也當終身於敬子諾而云恐不堪承父

之教然固不敢忘也因拜受辭此記父醮子之辭

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固敬具以須

鄭康成曰賓壻也命某壻父名茲此也將行也使某行昏禮來迎須待也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古文毋爲無衿其廢反帨舒鋭反

父命敖氏繼公曰毋紒正衣若笄之語夙夜舉一日之始終而言命謂舅姑與夫之命母命即戒諸西階上語施衿結帨亦欲以此爲識耳宮謂家也凡宮中之事無違尊者之命婦人無外事故惟以此戒之衿衣小帶帨佩巾也

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鞶布干反

庶母父之妾鞶革囊也內則女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事舅姑者申重也宗尊也庶母送於父母故送及門內而施以鞶

不敢自專申之以父母之戒勉其早既無過凡有所為常覩衿鞶如見父母也

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

壻親迎授綏姆代女辭謙言未受教夫不必為禮以上記親迎送女諸辭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

此記父母沒昏禮命使者之禮宗子大宗適長子若父老而傳傳則父命之父沒母存母命之若父母皆沒則己命之

案宗子不統於旁尊也支子庶子及諸子稱其宗之尊者若伯叔父等無伯叔尊者則弟稱其兄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為外昏姻請覿

昏必親迎父母在則承父母以往父母沒則伯叔父及兄皆可命之上文所記命使者之辭是也此不親迎必無父母又無伯叔兄者前人以為但無父者非也壻見見於婦之父母必待三月者三月而後成婦亦如婦三月廟見也外昏姻謙辭覿見也

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

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濯文學反溉古代反

主人女之父某之子謂其女言己女得與於祭己未敢見壻請壻歸家己當走而相見盖謙辭之也濯洗溉拭也祭祀必濯溉祭器謙言女之婦職然也按此則不親迎者必壻見於女父母而後婦見於廟皆男先於女之義也

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對曰某以得為婚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

賓又致命言無他故敢煩走相見請終賜見而主乃許之敖氏謂此賓主之辭皆擯者傳之是也

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

鄭康成曰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受也壻於主人不敢亢禮故奠贄而不受恐主人先拜故奠贄節出

擯者以贄出請受壻禮辭許受贄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

主人不敢當壻敬己之意使擯者以贄出請壻以賓客禮見己當親受其贄壻又以禮辭讓主人復請乃許之受擯者所

執之贄入門親授主人拜受壻拜送而後出

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拜主婦又拜壻出

主婦妻之母主人之妻故稱主婦爾雅母與妻之黨爲兄弟故當見之婦人禮不踰域闔左扉立於門內示外內之限也　鄭康成曰主婦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

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

壻出主人送於門外因請醴之及與也壻亦禮辭主人固請乃與之揖讓而入主婦薦示夫婦共此禮也無幣異於賓客壻奠酬卽出主人送于外門外　御案主人拜壻不答拜凡送賓之禮皆然也以上記不親迎壻見妻父母儀

附解昏姻之道人倫之始自古迄今未有夫婦之道不正而能齊家者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

家而天下定矣關雎之詩言淑女宜配君子蓋有是夫然後有是妻而有是妻尤必得其夫古人養教之法詳無論男女自在童蒙皆教之以禮樂敬愼之道而爲之父母者又必實有正心齊家之道然後可以教子女而成人自禮樂不興教化不明則父母不能倡教于前男女不能率教於後於是婚姻之事以爲苟相悅情相昵而已即如此書之儀六禮備文貌洽亦未必其有賢婦尤未必其能正內正外而修人紀也況後世比閭族黨之法不修親迎之禮難以槪行則此書所言幾同畫餅若必求淑女而配君子安能限於一鄉一井之閭以爲婚媾哉故此篇所記昏禮讀者當即是以求其風俗之淳禮制之原知誠正修齊有必盡之功然後能如此若斤

斤斤講求古法而不達於時勢之殊與夫人倫之本必拘而不可通滯而不可行矣

儀禮恆解卷二終